

潛
研
堂
文
集

潛研堂文集卷十五

嘉定錢大昕

答問十二

問吳才老於三百篇有叶韻之說而朱文公因之厥後
陳季立撰詩古音屈宋古音始知三百篇自有本音至
崑山顧氏撰音學五書而古音粲然明白矣然同時毛
奇齡已有違言豈古今音果大相遠乎曰古今音之別
漢人已言之劉熙釋名云古者曰車聲如居所以居人
也今日車聲近舍韋昭辨之云古皆音尺奢反從漢以
來始有居音此古今音殊之證也但劉韋皆言古音而

說正相反實則劉是而韋非蓋宏嗣生於漢季漸染俗音因詩王姬之車君子之車皆與華韻遂疑車當讀尺奢切不知讀華爲呼瓜切亦非古音也古讀華如敷詩有女同車與華琚都爲韻攜手同車與狐烏爲韻則車之讀居斷可識矣自齊梁之世周彥倫沈休文輩分別四聲以制韻譜其後沈重作毛詩音於今韻有不合者謂之協句如燕燕首章遠送于野云協句宜音時預反二章遠送于南云協句宜乃林反所云協句卽古音也陸德明釋文扞爲古人韻緩不煩改字之說於沈所云協句者皆如字讀自謂通達無礙而不知三百篇之音

諸暢明白未嘗緩也使沈重音尚存較之吳才老叶韻豈不簡易而可信乎協句亦謂之協韻卽風寧不我顧釋文徐音古此亦協韻也後放此陸元朗之時已有韻書故於今韻不收者謂之協韻協與叶同韻師古注漢書又謂之合韻合猶協也是吳才老叶韻之所自出矣叶韻實由古今異音而作而吾謂言叶韻不如言古音蓋叶韻者以今韻爲宗而強古人以合之不知古人自有正音也古人因文字而定聲音因聲音而得詁訓其理一以貫之漢魏以降方俗遞變而聲音與文字漸不相應賴有三百篇及羣經傳記諸子騷賦具在學者讀

其文可以得其最初之音此顧氏講求古音其識高出于毛奇齡輩萬倍而大有功於藝林者也但古人亦有一字而異讀者文字偏旁相諧謂之正音語言清濁相近謂之轉音音之正有定而音之轉無方正音可以分別部居轉音則祇就一字相近假借互用而不通於它字其以聲轉者如難與那聲相近故儺从難而人歌韻難又與泥相近故齏从難而入齊韻非謂歌齊兩部之字盡可合於寒桓也宗與尊相近故春秋傳伯宗或作伯尊臨與隆相近故雲漢詩以臨與躬韻鞏與固相近故瞻卬詩以鞏與後韻非謂魂侵侯之字盡可合於東

鍾也其以義轉者如躬之義爲身卽讀躬如身詩無過
爾躬與天爲韻易震不于其躬于其鄰躬與鄰韻非謂
眞先之字盡可合于東鍾也廣之義爲續說文以廣爲
續之古文蓋尚書乃廣載歌孔安國讀廣爲續非陽庚
之字盡可合于屋沃也又如溱洧之溱本當作澮說文
澮水出鄭國引詩澮與洧方渙渙兮此是正音而毛詩
作溱者讀澮如溱以諧韻耳溱卽澮之轉音不可據說
文以糾詩之失韻亦不可據詩以疑說文之妄作又不
可執澮溱相轉而謂蒸眞兩部之字盡可通也如謂吾
言不信則試引而伸之夫增與澮皆曾聲也毛傳于魯

頌丞徒增增云增增衆也此爾雅釋訓之正文而于小雅室家溱溱亦云溱溱衆也文異而義不異豈非以溱增聲相近而讀增爲溱不獨假其音并假其字乎古人有韻之文正音多而轉音少則謂轉音爲協固無不可如以正音爲協則慎到甚矣顧氏謂一字止有一音於古人異讀者輒指爲方音固未免千慮之一失而於古音之正者斟酌允當其論入聲尤中肯綮後有作者總莫出其範圍若毛奇齡輩不知而作曉曉警警置勿與辯可也

問古今言音韻者皆以真諄爲一類耕清爲一類而孔

子贊易於此兩類往往互用崑山顧氏因謂五方之音雖聖人有不能改者信有之乎曰此顧氏之輕於持論以一孔之見窺測聖人也夫士女之謳吟詞旨淺近聖賢之制作義理闕深深則難曉淺則易知七月末章已有岐音清廟一什半疑無韻非無韻也古音久而失其傳耳夫依形尋聲雖常人可以推求轉注假借非達人不能通變如但以偏旁求音則將謂國風之諧暢勝于雅頌之聲牙而周公亦囿於方音矣有是理乎且後儒所疑於彖象傳者不過民平天淵諸字此古人雙聲假借之例非舉兩部而混之也民冥聲相近故屯象以韻

正讀民如冥也

冥古眠字朱玉招魂以冥與身韻

平便聲相近故觀象

以韻賓民讀平如便也淵音近環與營聲相近故訟彖以韻成正讀淵如營也天汀聲相近故乾彖以韻形成乾文言以韻情平讀天如汀也此例本於維清之禋成禋烈文之訓刑夫子亦猶行古之道而已矣古人訓膺爲胸故膺有壅音說文膺胸也釋名膺壅也氣所壅塞也蒙彖以應韻中功比彖以應韻中窮亦讀應爲壅也未濟象以極與正韻朱文公疑極當作敬顧氏以其非韻遂置之不論予謂極从亟亟敬聲相近廣雅亟敬也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相敬愛謂之亟則朱說非

無稽但不必破字耳革象以炳蔚君爲韻按說文若从
艸君聲讀若威漢律婦告威姑威姑者君姑也君威同
音則蔚與君本相諧而炳彪聲亦相近蓋讀炳如彪也
說文慮虎文彪也與易義相應是漢儒傳易固有作慮
字者矣豫象以凶與正韻中正本雙聲字古無知照二
母之分醫書
有怔忡亦
取雙聲艮象以中正也亦與躬終爲韻則正與凶亦
可韻也象傳無不韻之句獨此三卦顧氏所不能通而
并刪其文殊失闕疑求是之旨今以雙聲通之則渙然
釋矣古人之立言也聲成文而爲音有正音以定形聲
之準有轉音以通文字之窮轉音之例以少從多不以

多從少顧氏知正音而不知轉音有扞格而不相入者則諉之於方音甚不然也五方言語不通知其一而不知其它是之謂拘於方如實神質切亦讀如滿久讀如九亦讀如几易傳皆兼用之此正聖人不拘方音之證民平天淵亦猶是耳顧可以輕議聖人哉

問三百篇多以命與申韻易傳則以命與貞正韻豈亦有兩音耶曰說文命从令聲令本真先之類也而古鍾鼎文令終字有作霽者詩題彼脊令與鳴征韻左傳引逸詩講事不令與挺扁定韻領从令聲而節南山以韻騁桑扈以韻屏釋艸苓大苦說文作藿楚辭大招以命

與盛定韻此令可兩讀也周頌以時周之命與我祖維
求定爲韻抑訐謨疊韻定命亦疊韻此命可兩讀也夫
子乾象傳讀命爲眉病切於姤象傳讀彌吝切蓋亦兼
用二音姤象以牽賓民正命吝爲韻正振聲相近讀正
爲振則全卦皆協不必轉命以從正音此以少
從多之例也顧氏不得其說槩以方音議之非也

問顧氏謂古音地如沱詩載寢之地與瓦韻不與禡韻
且引易繫辭俯則觀法於地與宜韻以證之其說信否
曰顧氏之說出於陳第第所據者惟楚辭橘頌亦未敢
改詩音以從楚辭也經典讀地字大率與今音不異易
明夷上六不明晦初登於天後入于地此以地韻晦也

夫子繫辭云廣大配天地變化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又云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一與時韻一與卑韻顧氏皆棄不取獨引仰觀俯察四句以證成已說愚謂此四句本非韻卽以韻求之又烏知其不與物卦相協乎籀文地作墜从隊不从也墜之爲地殆起於春秋以後近取楚詞以遠繩詩易吾知其必不然也許叔重說文雖以地爲正字仍兼取籀文漢碑亦多用墜元命包云地者易也釋名地底也諦也皆不取从也之音秦始皇本紀琅邪刻石文以地與帝懈辟易韻淮南原道訓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太史

公自序維昔黃帝法天則地漢書丙吉傳西曹地忍之亦讀地爲弟也顧氏謂司馬相如子虛賦始讀爲徒二反者誤

問顧氏論古音皆以偏旁得聲合於說文之旨然亦有自相矛盾者如旂沂圻皆以从斤爲古音則近亦从斤也乃援詩會言近止與偕通韻謂古音記當改入志韻何邪曰凡字有正音有轉音近旣从斤當以其隱切爲正其讀如幾者轉音非正音也如頎人其頎亦頎之轉音禮記頎乎其至讀頎爲懇者乃其正音耳倩从青而與盼韻顯从禺而與公韻實从貫而與室韻傲从奴而

與迷韻皆轉音而非正音禮記相近於坎壇鄭康成讀相近爲禳祈祈未必不可讀爲近也三百篇中用韻之字不及千名烏能盡天下之音顧氏但以所見者爲正宜其齟齬而不相入矣仇从九聲古人讀九本有糾鬼二音故關雎以仇韻鳩兔置以仇韻逵顧氏不知九有二音乃謂仇當有二音如母戎與難之類然三百篇中亦不過四五字而已予謂三百篇中轉音之字甚多七月之陰雲漢之臨蕩之謠小戎之駉車攻之調同桑柔之瞻文王之躬釋詁躬身也生民之稷北門之敦召旻之頻正月之局皆轉音也毛公詁訓傳每寓聲於義雖不破

字而未嘗不轉音小旻之是用不集訓集爲就卽轉从就音鴛鴦之秣之摧之訓摧爲莖卽轉从莖音瞻卽之無不克鞏訓鞏爲固卽轉从固音載芟之匪且有且訓且爲此卽轉从此音明乎聲隨義轉而無不可讀之詩矣識字當究其源源同則流不當有異求本衣裘字借爲求與之義求祈聲相近故又有渠之切之音後人於求加衣仍取求聲非衣聲也求裘本一字而顧氏析而二之若鴻溝之不可越且同一从求之字也而讀隸爲渠之切讀觥絃爲巨鳩切同一从九之字也而讀仇爲渠之切讀鳩爲居求切不知求九元有兩音也叢从袁

聲故字之从叢者皆在山仙韻而獨行叢叢乃與菁韻
讀環者叢之正音讀榮者叢之轉音也黍稷字本在職
德韻而生民首章稷與夙育韻讀如謨者稷之轉音也
簡兮以翟與籥爵韻君子偕老則與髡掃韻考榆翟闕
翟字或作狄狄有別音正與髡協是翟有兩音也舊與
舅皆从臼聲三百篇中舅與咎韻伐木亦與首阜韻弁類舊
與時韻蕩亦與里哉韻召旻舅从正音舊從轉音也知一
字不妨數音而辯其孰爲正孰爲轉然後能知古音知
三百篇之音然後無疑於易之音予蓋深愛顧氏攷古
之勤而惜其未達乎聲音之變也

問毛公詩傳既不破字何以知其有轉音曰大雅俛天之妹韓詩俛作磬而毛亦訓爲磬音隨義轉卽讀爲磬矣小雅外禦其務左傳務作侮而毛亦訓爲侮卽讀如侮矣鄭風方秉簡兮毛訓簡爲蘭說文有蘭無簡知簡讀如蘭也衛風能不我甲韓詩甲作狎毛亦訓爲狎卽讀如狎也小雅神之弔矣毛訓爲至弔與質爲韻是讀弔爲至也毛無破字其說蓋出於王肅肅欲與鄭立異故於鄭所破之字必別爲新義雖自謂申毛未必盡得毛旨也試以它經證之賡之正音當如庚而書乃賡載歌卽從續音說文續古文作賡是漢古文尚書讀賡爲

續矣卍之正音當近貫故齊風以卍與變弁爲韻而周禮卍人借卍爲礦字說文礦或作卍此依周禮讀非謂詩總角卍兮亦當讀爲礦也廣續以義轉卍礦以聲轉此古經轉音之例魏晉以後此義不講而讀經者動多窒礙矣

問大雅許謨定命四句顧氏以爲無韻據考槃干旌旣醉告字並古沃切與則音不相近豈真有無韻之句乎曰說文嚳急告之甚也急告爲雙聲白虎通嚳者極也亟與急通故嚳有極訓楚茨以告韻備戒位抑以告韻則爾雅釋訓以告韻忒食則愚職皆讀告爲亟也讀如

穀者告之正音讀如亟者告之轉音顧氏拘於字有定音之說於楚茨則云告字不入韻於此章則直云無韻豈其然乎詩日月告凶漢書引作鞠誥齊南山亦以而釋訓亦以鞠與職慝韻則告有亟音又何疑焉唯告有亟音故从告之字亦可轉讀小子有造與士韻躑躑王之造與晦介嗣師韻

問顧氏論詩母字凡十七見其十六皆讀滿以切惟蠓螭二章與雨韻而易繫詞如臨父母與度懼故韻是有二音要當以滿以切爲正其說然否曰古音母讀如每此爲正音其讀如今音者轉音也詩三百篇每字四見

正月絲皇
矣行葦

皆與今音同侮从每聲每又从母聲惟母有

姥音故侮可入語姥部因流沂源其條理秩然不紊顧
氏不知音有正有轉輒疑轉音爲方音故於此類未甚
了了

問雙聲昉於魏晉以後古人未之知也三百篇中間有
近似者祇是偶合初非先覺子乃謂雙聲之祕肇於三
百篇母乃矜管蠶之智以強附古人乎曰人有形卽有
聲聲音在文字之先而文字必假聲音以成綜其要無
過疊韻雙聲二端而疊韻易曉雙聲難知股肱叢睦虞
廷之賡歌也次且剗別文王之演易也至詩三百篇興

而斯祕大啓卷耳之次章崔嵬鳩贖兩疊韻三章高岡
元黃兩雙聲碩人之次章巧笑疊韻美目雙聲大叔于
田之次章上句磬控雙聲下句縱送疊韻出其東門之
首章綦巾雙聲次章茹蘆疊韻七月之盛發栗烈雙聲
兼疊韻上下相對東山之伊威蠨蛸町疇熠燿四句連
用雙聲佻子達子侈子侈子旣敬旣戒旣霑旣足如蜩
如蟬如蠻如髦不吳不敖不競不綌允文允武令聞令
望宜岸宜獄式夷式已之綱之紀以引以翼隔字而成
雙聲嘽嘽嘽嘽禺禺印印疊字而成雙聲與與翼翼隔
句而成雙聲居居究究隔章而成雙聲死生契闊搔首

踟躕一句而兩雙聲旅力方剛山川悠遠一句而一疊韻一雙聲其組織之工雖七襄報章無以過也其音節之和雖堦箎迭奏莫能加也其尤妙者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不獨粲爛韻而枕衾亦韻錦衾疊韻角錦又雙聲也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暴馮雙聲虎河亦雙聲也此豈尋常偶合者可比乃童而習之白首而未喻翻謂七音之辯始於西域豈古昔聖賢之智乃出梵僧下耶四聲助於六朝不可言古人不知疊韻字母出於唐季不可言古人不識雙聲自三百篇啓雙聲之祕而司馬長卿揚子雲作賦益暢其旨於是孫叔然制爲反切雙聲疊

韻之理遂大顯於斯世後人又以雙聲類之而成字母之學雙聲在前字母在後知雙聲則不言字母可也言字母而不知雙聲不可也而雙聲已妨於三百篇吾於是知六經之道大小悉備後人詹詹之智早不出聖賢範圍之外也

問古人一字兩讀出于轉音是固然矣又有一音而平側異讀如觀瞻觀示有平去之分好惡美惡有去入之別以至先後上下高深遠近見聞視聽之等並以動靜區爲兩音不審古人制字之始已有之乎曰昔倉頡制字黃帝正名各指所之有條不紊許氏說文分別部居

以形定聲不聞於聲之中更有輕重異讀易觀卦六爻
童觀闕觀觀我生觀國之光觀其生皆從卦名取義人
之觀我與我之觀於人義本相因而魏晉以後經師強
立兩音千餘年來遵守不易唯魏華父著論非之謂未
有四聲反切之前安知不皆爲平聲此可謂先覺者矣
離騷好蔽美而稱惡與固悟古爲韻孰云察余之美惡
與字爲韻是美惡之惡亦讀去聲左傳隱三年周鄭交
惡陸德明無音是相惡之惡亦讀入聲孝經愛親者不
敢惡於人行滿天下無怨惡陸德明並云惡烏路反舊
如字又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陸云好如字又呼報反

惡如字又烏路反蓋好惡之有兩讀始于葛洪字苑氏

家訓言之漢魏諸儒本無區別陸氏生於陳隋之世習聞此

說而亦不能堅守且稱爲舊則今之分別非古音之舊
審矣予我之予錫予之子今人分平上兩音而詩三百
篇楚詞皆讀上聲當直之當允當之當今人分平去兩
音而孔子贊易皆讀平聲漢儒言讀若者正其義不必
易其音如鄭康成注禮記仁者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
自古訖今未聞人有別音可見虛實動靜之分皆六朝
俗師妄生分別古人固未之有也顏之推譏江南學士
讀左傳口相傳述自爲凡例軍自敗曰敗打破人軍曰

敗

補敗反

此爲穿鑿而廣韻十七夬部敗有薄邁補敗二

切以自破破它爲別卽用江南學士穿鑿之例蓋自韻書興而聲音益戾于古自謂密于審音而齟齬而不安者益多矣

問四聲始于周彥倫沈休文魏晉以前未有言及之者豈三代漢魏有韻之文皆不辯四聲乎曰古無平上去入之名若音之輕重緩急則自有文字以來固區以別矣虞廷賡歌明良康與睢情墮卽有輕重之殊三百篇每章別韻大率輕重相間則平側之理已具緩而輕者平與上也重而急者去與入也雖今昔之音不必盡同

而長吟密詠之餘自然有別唯漢代詞賦家好用雙聲
疊韻如擘淖密汨偃側泌漸蜚織垂髻翕呷萃蔡紆餘
委蛇之等連篇累牘讀者聱牙故周沈矯其失欲令一
句之中平側相間耳沈所作郊居賦雌蜺連蜺恐人讀
蜺爲五兮反此其證也但古人一音異讀多由南北方
言清濁譌變非真義隨音異若涇渭之懸殊自葛洪徐
邈等初立凡例強生分別而休文據以定四聲習俗相
沿牢不可破而漢魏以前之正音遂無可攷矣

問鄭樵七音略謂華人知四聲而不知七音以所傳三
十六字母爲出于西域後儒又謂字母出于華嚴經其

信然乎曰字母兩字固出華嚴然唐元應一切經音義所載華嚴經終於五十八卷初不見字母之說今所傳華嚴八十一卷乃實義難陀所譯出于唐中葉又在元應之後而漢末孫叔然已造翻切則翻切不因于字母也翻切之學以雙聲疊韻紐弄而成音有疊韻而後人因有二百六部有雙聲而後人因有三十六母雙聲疊韻華學非梵學卽三十六母亦華音非梵音也宋世儒家言字母者始于司馬溫公而溫公撰切韻指掌圖無一言及于西域則三十六母爲華音又何疑焉且華嚴之母四十有二與三十六母多寡迥異其所云二合三

合之母華人皆不能解而疑非敷奉諸母華嚴又無之
則謂見溪羣疑之譜本於華嚴者妄矣特以其譜爲唐
末沙門所傳又襲彼字母之名夾漈不加詳攷遂誤仞
爲天竺之學耳予嘗讀一切經音義載大般涅槃經有
比聲二十五字曰舌根聲舌齒聲上腭聲舌頭聲脣吻
聲頗與見溪羣疑之序相似而每聲各五字與今譜異
別有字音十四則今所謂影喻來母也日母列于舌齒
聲不別爲類亦與今譜異竊意唐末作字母譜者頗亦
采取涅槃而有取有棄實以華音爲本若華嚴之字母
則與今譜風馬牛不相及矣華嚴雖有字母之名而涅

樂實在華嚴之前其分部頗有條理不似華嚴之雜糅
今人但知華嚴不知涅槃是逐末而遺本也

問牙舌唇齒喉之別昉于何時曰凡聲皆始于喉達于
舌經于齒出于唇天下之口相似古今之口亦相似也
聞關契闊馨香厭浥人知具出于喉顛倒挑達荼毒粟
烈人知其出于舌參差輾轉灑埽悉率人知其出于齒
蔽芾匍匐黽勉反覆人知其出于唇卽喉舌齒唇之分
而聯之以雙聲緯之以疊韻而翻切之學興焉後人欲
以宮商角徵羽相比附乃於喉舌齒唇之外別出牙音
然玉篇卷末所載沙門神珙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喉

舌齒唇牙五聲各舉八字以見例喉聲則何我剛鄂調可康各也牙聲則更硬牙格行幸亨容也此二聲者分

之實無可分吾是以知古無牙音也

廣韻卷末載辯字五音法以綱各爲

喉聲與神琪同

翁从公聲扌从干聲鎬从高聲浩从告聲嫌从

兼聲酣从甘聲挾从夾聲見有現音降有洪音皋有浩音茄有荷音鬱有敖音亢有杭音感有憾音甲有狎音夏有賈音然則牙音喉音本非兩類字母家別而二之非古音之正矣自喉而舌而齒而唇聲音已無不備增牙音而爲五又析出半齒半舌而爲七皆非自然之音也

問近儒言古音者每謂古斂而今侈如之之爲哈歌之爲麻由斂而侈似乎可信曰此說亦不盡然蓋有古侈而今斂者矣如古之脣音皆重脣也後人於其中別出輕脣四母輕脣斂于重脣也古多舌音後人或轉爲齒音齒音斂于舌音也甫方扶房武分諸字本重脣今轉爲輕脣而魏晉人所制反切不能改則爲類隔之例以通之善學者卽類隔可以攷齊梁以前之音蓋古人制反切其音未有不和者而暖姝恟愁之夫遂謂古人真有類隔之例夫亦大可哀矣古人讀陟敕直恥豬竹張丈皆爲舌音每用以切舌音之字冲直弓反而說文讀

若動此可證古音直如特也字母家雖不知今之齒音古多讀舌音而猶不敢輕改相傳之反切乃于舌音四母之外兼存知徹澄三母不混于齒音此吾所以言三十六母之爲華音也就今音言之此三母誠爲重沓然因是可以攷求中華之舊音則亦不無裨益矣聲音或由斂而侈或由侈而斂各因一時之語言而文字從之如儀宜爲字古音與歌近今入支韻卽由侈而斂也豈可執古斂今侈之說一槩而論乎

問三十六母旣爲華音則所宗者何家曰此譜實依孫愐唐韻而作唐韻又本於陸法言之切韻則猶齊梁以

來之舊法也其以入聲配平上去三聲亦循唐韻之舊
一二三四之等開口合口之呼法言分二百六部時辯
之甚細字母家據其所分而列爲譜皆不出於梵書也
其與梵書相似者見溪羣疑卽涅槃之迦呿伽啞其俄
也而去其一照穿狀審禪卽涅槃之遮車闍膳時若耳
反也而更其一知徹澄孃卽涅槃之吒丑加茶陀拏
也而去其一端透定泥卽涅槃之多他陀馱那叔賀也而
去其一邦滂竝明卽涅槃之波頗婆婆去摩也而去其
一其餘皆不與涅槃合是僧守溫定三十六母雖亦參
取梵音而實以華音爲正蓋唐韻本中華相傳之學不

能以梵學雜之也

問輕唇之音何以知古人必讀重唇也曰廣韻平聲五十七部有輕唇者僅九部去其無字者僅二十餘紐證以經典皆可讀重唇如伏羲卽庖羲伯服卽伯嚙士魃卽士彭扶服卽匍匐密勿卽亟沒附婁卽部婁汶山卽岷山望諸卽孟諸負尾卽陪尾苾芬卽馥芬有匪卽有邨緜纒卽鞏纒方羊卽菊羊封域卽邦域臺臺卽勉勉臙臙卽腓腓蕪菁卽蔓菁封讀如窆佛讀如弼紛讀如幽繁讀如婆臺讀如門妃讀如配負讀如背蕪讀如字絕讀如勃鳳讀如鵬凡今人所謂輕唇者漢魏以前皆

讀重唇知輕唇之非古矣呂忱字林反穠爲方遙反穠
爲方沃反邛爲方代穠穠邛皆重唇則方之爲重唇可
知也忱魏人其時反切初行正欲人之共曉豈有故設
類隔之例以惑人者乎神珙五音九弄反紐圖有重唇
無輕唇卽滄槃經所列唇吻聲亦無輕唇輕唇之名大
約出于齊梁以後而陸法言切韻因之相承至今然非
數兩母分之卒無可分亦可知其不出於自然矣

問古音於曉匣影喻四母似不分別曰凡影母之字引
而長之卽爲喻母曉母之字引長之稍濁卽爲匣母匣
母三四等字輕讀亦有似喻母者故古人于此四母不

甚區別如榮懷與杭隍均爲雙聲今人則有匣喻之別矣噫嘻於戲於乎嗚呼皆疊韻兼雙聲今則以噫於嗚屬影母嘻戲呼屬曉母乎屬匣母矣于於同聲亦同義今則以于屬喻母於屬影母矣此等分別大約始於東晉攷顏之推家訓云字書焉者鳥名或云語辭皆音於愆反自葛洪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於愆反若送句及助詞當音矣愆反江南至今行此分別而河北混同一音雖依古讀不可行于今也據顏氏說知古無影喻之分葛洪強生分別江南學者靡然從之翻謂古讀不可行於今失之甚矣

潛研堂文集卷十五

門人袁廷檣校字

潛研堂文集卷十六

嘉定錢大昕

辨

太陰太歲辨

漢初人多以太陰紀歲亦曰歲陰闕逢等十名攝提格等十二名古人本從太陰得名淮南云太陰元始建於甲寅故以攝提格居首漢太初改元詔云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蓋以太陰表歲也而下文卽云太歲在子是太陰自太陰太歲自太歲詔書未嘗并而爲一也太史公書載歷術甲子篇起太初元年闕逢攝提格盡七十

六年而止皆以太陰紀歲或疑爲稽少孫所補卽果出於少孫亦是元成間人身在郎署必非妄說是西京猶用太陰紀歲矣劉子駿造三統術云欲知太歲以六十除積次餘不盈者數從丙子起則是以丙子爲肇端自太極上元至太初元年復得丙子與武帝詔太歲在子之文相應一術不當有兩元故不別立求太陰法乃後人但以太歲紀歲不復知有太陰漢書天文志承史公之文而改歲陰爲太歲由是歲陰太歲并爲一事而不知其有大不可通者其言曰太陰在寅曰攝提格歲星正月晨出東方石氏曰在斗牽牛甘氏在建星婺女太

初歷在營室東壁云云兼存三家之學驟讀之似無可
議及細攷之則石氏與天官書同甘氏小有出入太初
則常差兩次其故何歟史公以太陰紀歲其言歲陰在
寅者太歲實在子故歲星以天正十一月出斗牽牛

官星紀
之次

其月斗建子賈公彥所云子上有太歲也太初

以太歲紀歲太歲在寅則歲星在辰訾矣

寅與亥合當以斗

建寅之月晨出營室東壁所謂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

建而見也同一攝提格也一爲太陰

即歲陰

一爲太歲相

差兩辰同一正月也一爲建子一爲建寅相差亦兩次

夫亦冰炭之不相入矣志家亦知其難通乃強爲之說

曰星有贏縮各錄所見曾不思歲星每歲行一次卽有
贏縮不過數度甘石異同可以贏縮解之若太初之與
甘石立法本殊何容并爲一談春秋傳云歲棄其次而
旅於明年之次此星有贏縮之說也烏有歲在星紀而
淫於姬訾之口者乎此志或云馬續所作非孟堅之文
要其昧於太歲太陰之辨貽誤後賢則志家不得辭其
咎矣張揖晉灼諸人又在馬續之後承譌襲謬切太陰
爲太歲又何怪焉或曰太陰紀歲太歲超辰之法東漢
已廢而不用子何爲斷斷於此子應之曰推步之學古
疏而今密謂古法必可行於今者非也謂古無此法者

亦非也井田封建後世萬不能行豈可謂三代以前無此制哉予恐讀淮南太史公者之不得其解而詳攷之知其誤自漢志始因書以證同志者

秦四十郡辨

言有出於古人而不可信者非古人之不足信也古人之前尚有古人前之古人無此言而後之古人言之我從其前者而已矣秦四十郡之說助於晉書晉書爲唐初人所作自今日而溯唐初亦謂之古人要其去秦漢遠矣太史公書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未嘗實指爲某某郡也班孟堅地理志列漢郡國百有

三又於各郡國下詳言其沿革其非漢置者或云秦置或云故秦某郡或云秦郡并之正合三十六之數是孟堅所說卽始皇所分之三十六郡也志末又總言之云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地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帝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迄於孝平凡郡國一百三以秦三十六郡合之高文景武昭所增置正得百有三是秦三十六郡之外更無它郡安得有四十郡哉司馬彪郡國志本沿東觀舊文亦云漢書地理志承秦三十六郡後稍分析至於孝平凡郡國百三蓋

自後漢至晉史家俱不言秦有四十郡也許叔重說文
應劭風俗通高誘淮南子注皇甫謐帝王世紀述秦郡
皆云三十六諸人博學洽聞豈有不讀史記者使南海
三郡果在三十六郡之外何故舍多而稱少故知西晉
以前本無四十郡之說自裴駰誤解史記以略取陸梁
地在分郡之後遂別而異之其注三十六郡與漢志同
者三十三別取內史鄣郡黔中三郡以當之而秦遂有
三十九郡矣晉志又增入閩中一郡合爲四十嗣後精
於地理如杜君卿王應麟胡三省輩皆莫能辨四十郡
之目遂深人人肺腑牢不可破矣地理之志莫古於孟

堅亦莫精於孟堅不信孟堅而信房喬敬播諸人吾未見其可也卽沂而上之肇自裴駟亦劉宋人也豈轉古於孟堅哉或曰子言古人有前後之殊信矣太史公在孟堅之前乃始皇紀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在二十六年而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則在三十三年是三郡固在三十六郡之外矣信漢書而不信史記未見其信古也子應之曰讀古人書當尋其條貫未可執單詞以爲口實史公紀事皆言其大者始皇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丞相縮請封諸子李斯言封諸侯不便遂廢封建之制諸郡置守尉監皆領於天子此秦變古之一

大端故特於是年書分天下爲三十六郡猶言廢封建爲郡縣耳言三十六郡則統乎天下矣非謂三十六郡盡置於是年也卽以此紀證之始皇卽位之初秦已并巴蜀漢中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矣其五年又置東郡矣十七年又置潁川郡矣二十五年又置會稽郡矣此諸郡者皆在裴駟所舉三十六郡之數子不疑前文之重沓而獨疑後文之預數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始皇自謂以水德王數以六爲紀郡各三十六蓋取六自乘之數若四十郡則漢人無言之者無徵之言置之弗

聽可矣或又曰史記東越列傳秦已并天下以其地爲
閩中郡閩中爲始皇置史公有明文而漢志不載豈非
班氏之漏子應之曰南越傳亦云秦已并天下略定楊
越置南海桂林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其云
十三歲者自二十五年滅楚之後數之也閩中與南海
三郡皆置於王翦定百越之時但其初雖有郡名仍令
其君長治之如後世羈縻州之類其後尉屠睢擊南越
殺其君長始置官吏比於內地而閩中則仍無諸與搖
治之是以不在三十六郡之數非班史有遺漏也或又
曰漢志鄣郡不言高帝置此可爲秦置之證子應之曰

漢志丹陽郡故鄣郡不云故秦鄣郡則非秦置可知志
凡稱故者皆據漢初而言如故齊故趙故梁故楚故淮南
並漢初封國也泗水國云故東海郡與此文正同東
海郡既高帝置則鄣郡亦必漢置矣此三難者舉不足
以申四十郡之說而世猶以其出於晉志不敢輒議夫
晉志之誤亦多矣漢志郡國百三而誤以爲百十有一
續漢志郡國百五而誤以爲百八東晉僑立州郡未嘗
有南字宋永初詔書始加而晉志龔沈約之文弗能攷
正近事且猶躊躇況能溯秦漢而補孟堅之闕乎吾故
曰言四十郡甚難而實非也言三十六郡甚易而實是

也讀史記者當以孟堅書解之而毋惑乎裴駟之單辭可矣

衛文公非宣姜子辨

予讀左氏傳及詩序竊怪衛公子頑烝于宣姜中冓之言醜不可道而文公中興賢主乃其所生何與福善禍淫之理相刺謬乃爾也夫春秋之世諸侯夫人失行者多矣初未有君薨之後公然舉子者宣姜雖不淑儼然小君也而輒私舉三子二女若是其多乎就令有之則衛之臣民方且痛心疾首不齒諸公族願於國滅之後同心推戴以爲君此豈近於人情且其時齊桓爲霸主

杖義封衛衛豈無它公子而必擁姦生之子而立之杖
義者當不爲也及讀班氏古今人表云戴公黔牟子文
公戴公弟而后向者之疑始釋蓋衛人惡惠公之讒殺
太子又惡宣姜淫亂故逐惠而立黔牟惠雖以齊襄之
援返國而衛之臣民不服也此意本衛世家懿公既滅遂歸心
於黔牟之子黔牟在位八年本無失德立其子民必安
之矣史記衛世家以戴公文公爲黔牟弟昭伯頑之子
而不書其烝淫事較之左氏爲長然讀鶉之奔奔詩頑
之惡自不能掩衛人惡頑甚矣豈肯立其子而事之愚
謂班氏之說必有所本舍左而從漢表可也

李之才邵堯夫問荅辨

聖人之道至切近而可循後人舍其易知易從者而求諸幽深元遠之間故其說支離而難信予讀東都事略載李之才邵堯夫問荅事而有疑焉其言曰堯夫讀書蘇門百泉之上之才自造其廬問之曰子何所學堯夫曰爲科舉進取之學曰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曰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曰物理之外有性命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於是從之才傳其學夫性命之學有出於義理之外者乎天下之理一而已自天言之謂之命自

人言之謂之性而性卽理也窮理斯可以觀物區物理
與義理而二之而謂物理之學轉高出於義理之上有
是理乎中庸言性之書也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故曰
道不遠人凡離乎人而言物離乎理而言性命者非吾
所謂道也吾意後之欲尊堯夫之學者強爲之說失其
本眞使斯言果出於之才而堯夫果傳之才之學則亦
異乎吾所聞矣

攷

秦三十六郡攷

秦三十六郡之名當以漢書地理志爲據自裴駟誤解史記別南海桂林象郡於三十六之外而晉志因有四郡之說紛紛補湊似是實非今依漢志列其名目如左

漢志稱秦置者二十有七

河東郡

太原郡

上黨郡

東郡

潁川郡

南陽郡

南郡

九江郡

鉅鹿郡

齊郡

琅邪郡

會稽郡

漢中郡

蜀郡

巴郡

隴西郡

北地郡

上郡

雲中郡

鴈門郡

代郡

上谷郡

漁陽郡

右北平郡

遼西郡

遼東郡

南海郡

稱秦郡者一

長沙郡

漢爲國

稱故秦某郡者八

三川郡

漢更名河南郡

泗水郡

漢更名沛郡

九原郡

漢更名五原郡

桂林郡

漢更名鬱林郡

象郡

漢更名日南郡

邯鄲郡

漢爲趙國

碭郡

漢爲梁國

薛郡

漢爲魯國

以上共三十六郡志云秦置者謂因其名不改者也云秦郡者因其郡名而立爲國者也云故

秦某郡者因其地而改其名者也此外無稱秦者

讀古人書須識其義例此志首云漢興承秦制度故述郡名斷自秦始如雲中代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諸郡以匈奴傳攷之乃戰國燕趙所置也而志皆云秦置蓋以秦之三十六郡爲斷非與彼傳相矛盾也

三十六郡之名皆據始皇時若二世改元以後豪傑竝起復稱六國分置列郡多有出於三十六郡之外者不久仍復并省故班志略而不言

如吳郡之類是也亦有漢興仍其名者則歸之高帝置此尊漢之詞也凡稱故秦者皆據始皇三十六郡其稱故齊故趙故梁故楚者皆據漢初封國非戰國之秦齊趙梁楚也

漢百三郡國攷

自秦始皇廢封建分天下爲三十六郡盡領於天子有郡無國者凡十三歲及二世嗣立而陳涉起事豪傑響應仍復六國之名各自分立郡縣非復秦三十六郡之舊矣漢旣并天下懲秦之弊大封齊趙燕代吳楚淮南梁淮陽長沙諸國其時天子自領者厘三河內史等十

五郡而諸侯王國亦各有所領之郡志所載高帝置郡二十六其十之八皆屬於王國者也故其時國大而郡小及景帝懲吳楚七國之強稍裁抑宗室卽皇子受封不過一郡之地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王得分其地封子弟爲侯侯國皆別屬漢郡不領於王國而王國日益削弱故其時郡大而國小志所載皆據元始版籍故先郡而國次之卽梁楚趙淮陽國名仍舊而疆域之廣狹前後懸殊以它郡國沿革及諸王傳參攷之其大略猶可攷也漢郡國百有三實因秦三十六郡而分析之武帝開拓三邊增置漸多於舊其後稍復省罷今稽其

增置之始爲漢郡國攷

秦置三十六郡

見秦三十六郡攷

高帝增二十六

河內郡

汝南郡

江夏郡

魏郡

常山郡

清河郡

涿郡

渤海郡

平原郡

千乘郡

泰山郡

東萊郡

東海郡

豫章郡

桂陽郡

武陵郡

廣漢郡

定襄郡

中山郡

後爲國

膠東國

燕國

後爲廣陽國

淮陽國

楚國

衡山國

後爲六安國

內史

武帝爲京兆尹

鄴郡

武帝爲丹陽郡

文景各六

廬江國

後爲郡

濟南國

後爲郡

河閒國

幽川國

膠西國

後爲高密國

城陽國

以上文帝置

文帝置國凡九衛山膠東高帝嘗置濟北卽高帝所置之泰山郡故

不數

山陽國

後爲郡

北海郡

濟陰國

後爲郡

廣川國

後爲信都國

濟東國

後爲東平國

江都國

後爲廣陵國

以上景帝置晉志云景加其四蓋失舉廣川江

都也

武帝二十八

恆農郡

陳留郡

臨淮郡

零陵郡

犍爲郡

越巂郡

益州郡

牂柯郡

武都郡

天水郡

武威郡

張掖郡

酒泉郡

敦煌郡

安定郡

西河郡

朔方郡

元菟郡

樂浪郡

蒼梧郡

交趾郡

合浦郡

九真郡

平干國

後爲廣平國

眞定國

泗水國

左馮翊

右扶風

案武帝置珠厓儋耳沈黎汶山四郡後廢故不數

昭帝一

金城郡

問秦之內史在三十六郡之外漢內史何以列於高帝增郡之數曰秦有郡而無國唯京師置內史故內史尊而郡卑漢初立諸侯王國俱有內史與京師官稱相等且王國各有所領之郡

國都則內史治之與郡守權不殊故史記漢興諸侯王年表載天子自有三河等十五郡并內史亦在其內此太史公明文可深信也

問膠東衡山皆項羽所封國不久卽廢其別爲國實在文帝時乃以充高帝增郡之數恐非其倫曰高帝勦業之主也項氏代漢驅除故與高帝同時爲楚項所封者例繫之高帝元年尊王敬祖之義也其文但云高帝元年爲某國明乎主命者非高帝也此班氏之義例後人未可輕

議

華嚴四十二字母攷

阿影

多端

波邦

左精

那泥

邏來

拖定

婆並

茶渣

沙審

疇微

哆端

也喻

瑟二合

審知迦見

娑心

麼明

伽羣

他透

社禪

鏤心

拖定

奢審

佉溪

又穿

婆二合

心端壤日

彌三合

匣來端

婆並

車穿

麼二合

心明

婆二合

曉並

縑心

伽羣

吒知

拏端

類二合心通 二合心見也 二合喻心室 二合審精

佗微

陀定

右華嚴字母四十有二其中二合者八三合者一實止三十三母以僧守溫所定三十六母校之無疑湧非數奉清從邪照牀曉匣十二母而有三定母三心母兩端母兩竝母兩穿母兩審母兩羣母其三合之曷囉多出聲爲匣母二合之訶婆出聲爲曉母娑頗收聲爲濁母二合三合之聲華人所不能辨三十六母中未之有也二合之母八而以心爲出聲者四審爲出聲者二心審亦同類也心審之別爲十餘母華

人所不能分而非數之屬梵音又無之則四十二母
與三十六母之不能強合也明矣攷隋書經籍志自
後漢佛法入於中國又得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
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然則西域字母
其初只十有四後乃增至四十有二也四十二母本
於婆羅門三十六母則唐人取魏晉以後字書反切
類而別之惟字母之名乃襲華嚴之舊爾四十二母
梵音也三十六母華音也雙聲疊韻天籟之自然知
音者區而別之雖東海西海言語不同而其理可以
共喻然而三十六母兼取南北之音先後有序較之

四十二者實爲過之世謂見溪羣疑之譜出於華嚴者妄也

嘉靖七子攷

明嘉靖閒濟南李于鱗倡爲詩古文社吾鄉王元美和之而謝茂秦徐子與梁公實宗子相吳明卿羽翼焉當時有七才子之稱然于鱗元美集中但有五子篇初未有七子篇也元美初登進士與李伯承論詩相契及官刑部與吳峻伯王新甫袁履善結詩社猶未與于鱗相知王李之定交實由伯承介紹焉厥後伯承峻伯諸人稍散去而茂秦子與公實子相先後入社于鱗乃作五

子篇彼此互有倡和名雖五子實則六人其後明卿入社元美與之書云欲作廣五子首足下矣繼而茂秦與于鱗有隙於是更定五子去茂秦而登明卿仍六子也當明卿入社之始茂秦猶未絕交當時因有七子之目未幾公實卒而余德甫張肖甫繼入元美謂吟詠流布人間或稱七子或稱八子吾曹實未嘗相標榜也然元美寄明卿詩云海內居然七子名贈肖甫詩云七子翩翮共鄴游座中君豈減應劉又云當時七子大名齊誰似金甌出御題其撰德甫墓誌亦有寘公於七子中之語又輔國將軍拱樹墓志云余德甫爲尚書比部郎郎

有李攀龍徐中行梁有譽吳國倫宗臣及余世貞者與
德甫相切劘爲古文辭有譽死而得張佳允名藉藉一
時或以比鄴中七子則元美亦自言之蓋自茂秦公實
二人一擯一死遂以德甫肖甫補七子而舉世無知之
者矣伯承峻伯元美人之廣五子之列新甫晚年撰續
通鑑不欲以詩名家履善亦無聞焉世所稱者獨七子
而元美之才實高于鱗數倍王元駟云嘉隆之閒與公
結軫而起者皆以公重非能重公朱錫鬯云當日名雖
七子實則一雄此公論之不可揜者也七子之年元美
最少于鱗長元美十二歲子與長九歲公實長七歲明

卿長二歲子相長一歲茂秦齒最長長於元美殆三十餘歲德甫與子鱗同歲惟肖甫少於元美一歲元美以萬歷十八年庚寅冬卒年六十有五所謂七子者獨明卿尚存餘皆物故矣它書謂元美萬歷二十一年卒者誤

潛研堂文集卷十六

門人吳嘉泰校字